

禮

經

學

闕疑第六 禮經

學者治經每苦難解易之取象書之屬讀春秋之辨
言人人殊莫可折衷而禮皆無虛此其事則備當行
用之間其文則儀法度數之實自高堂生以下五傳
弟子止一家之學鄭注賈疏又極精詳朱子分其章
張稷若離其句張皋文繪其圖凌次仲釋其例重規
疊矩昭炳光明雖有王肅敖繼公郝敬及近時程氏
瑤田等各奮私智顛倒是非而通人達士固已摧陷
而廓清之薈萃於儀禮正義補苴於儀禮私箋雖以
求學淺闇寡聞階數君之成訓思事義之是非亦不

撥糲昧爲之校釋函丈之儒青衿之士不難一覽而
悟心目俱朗讀書之樂莫樂于此由此以節性修身
正人心而振物恥聚百順以事君親直方而大不疑
所行譬如周道前人旣除荆棘後人斯履之而安譬
如嘉穀前人旣勤耕穫後人可食之而肥慎言慎行
無尤無悔是所望於隆禮由禮之君子

流別第七 禮經

曹元弼學

禮經注解傳述人

陸氏德明經典釋文敘錄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鄭
子太叔云夫禮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左傳云禮
所以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禮教之設
其源遠哉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於周公代時轉浮
周公居攝曲爲之制故曰經禮三百威儀三千及周
之衰諸侯始僭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
孔子時而不具矣孔子反魯乃始刪定值戰國交爭
秦氏坑焚惟故禮經崩壞爲甚漢興有魯高堂生傳

士禮十七篇卽今之儀禮也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

時爲禮官大夫景帝時河閒獻王好古得古禮獻之

鄭六藝論云後得孔氏壁中河閒獻王古文禮五十

六篇記百三十一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

字多異藝文志曰禮古經五十六篇瑕邱蕭奮以禮至

淮揚太守授東海孟卿孟喜卿授同郡后蒼及魯閭

邱卿其古禮經五十六篇蒼傳十七篇所餘三十九

篇以付書館名爲逸禮蒼說禮數万言号曰后蒼曲

臺記在曲臺校書著孝宣之世蒼爲最明蒼授沛聞

人通漢字子方以太子舍人及梁戴德字延君号大

戴聖字次君号小戴以博士沛慶普字孝公東由是

禮有大小戴慶氏之學普授魯夏侯敬又傳族子咸

豫章太守大戴授琅邪徐良字旂卿為博士州牧郡守家世傳業小戴授梁

人橋仁字季卿大鴻臚家世傳業及楊榮字子孫琅邪太守俊漢書云鄭

元本治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於義長者順故

為鄭氏學漢初立高堂生禮博士後又立大小戴慶

氏三家後漢三禮皆立博士今按三禮當為三家即二戴慶氏也然范書敘

十四博士禮止有大小戴今惟鄭注列學官而喪服一篇又別行

於世

鄭元注儀禮十七卷馬融王肅孔倫字敬序會稽人東晉廬陵太守

集眾陳銓不詳何人裴松之字士期河東人宋太中大夫西鄉侯雷次宗蔡

超

字希遠濟陽人宋丞相諮議參軍

由儻之

字僧紹無錫人齊東平太守

劉道拔

彭城人宋海豐令

周續之

自馬融以下並注喪服

賈氏公彥儀禮疏序曰儀禮所注後鄭而已其爲章疏則有二家信都黃慶者齊之盛德李孟哲者隋曰碩儒今裁此疏以諸家爲本

禮經纂疏序曰賈氏儀禮疏據黃李爲本又旁摭各家貫穿經傳鄭學之徒遺言奧義多賴以存惜當時以禮記配易書詩春秋爲五經而禮之本經反居後唐制以禮記爲大經儀禮爲中經經記分習絕非后氏以來治經舊法是以禮經傳習者少賈氏之疏譌

舛日滋唐人實貴文章薄於經術孔賈以後禮學名
儒未有著者唯杜氏佑作通典薈萃歷代禮制漢儒
佚說六朝禮議學者取則焉宋初聶氏崇義作三禮
圖據舊圖爲本考正疑譌申釋隱滯猶近唐儒精實
之學其後儒臣多敦崇古學橫遭檢人王安石變亂
舊制廢罷儀禮非聖無法天下憤之南渡後張氏洎
據當時所存各本校嚴州所刊儀禮經注作識誤有
功此經朱子晚年與弟子編儀禮經傳通解自定家
鄉學邦國王朝諸禮而以喪祭二禮屬弟子黃氏幹
黃氏成喪禮於祭禮未及精專修改復以其書授弟

子楊氏復楊氏別成祭禮通解蓋禮書若此之難也
朱子弟子又有李氏如圭與修通解別撰儀禮集釋
闡發亦多自朱子作通解後鄭氏禮學復興朱子嘗
稱鄭注三禮大有功歎爲大儒又於宋孝宗之喪得
鄭志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一條深服鄭君以
爲其說足以補經定制元明之際經術荒蕪學者名
宗朱子而於朱子深信篤好之禮經束之不讀妄人
敖繼公襲王肅故智務與鄭立異或隱竊疏義而小
變之卽成巨謬改竄經文以就其私郝敬繼之重性
貶謬狂妄之極至於詆經當時無有能正言力辨之

者蓋聖經雖存若亡矣

聖清之興右文稽古

欽定三禮義疏以鄭氏康成冠百代師儒之首衰而不名於是四方好學之士莫不鑽研經術誦法注疏禮經自張氏爾歧創通大義後婺源大儒江氏永繼之作禮書綱目成朱子之志又作儀禮釋宮增注儀禮釋例弟子達者戴氏震金氏榜戴氏校儀禮識誤儀禮集釋

武英殿刊板行世又爲學禮篇未成以其學授段氏玉裁孔氏廣森段氏以六書聲音訓詁攷儀禮漢讀未

成後胡氏承珙作儀禮古今文疏義足以補之孔氏作禮學卮言金氏著禮箋九篇以授張氏惠言張氏作儀禮圖詳審精密勝於宋楊氏書凌氏廷堪承江戴之學作禮經釋例以言禮之節文等殺作復禮三篇闡明禮教以授胡氏培翬胡氏本承其祖匡衷之學又從凌氏問爲學深通洽孰作儀禮正義其餘專精此經之儒若沈氏彤作儀禮小疏江氏筠作讀儀禮私記說多精確褚氏寅亮作儀禮管見斥敖繼公郝敬之謬鄭氏珍作儀禮私箋祛程氏瑤田之妄尤爲有功其爲校勘者盧氏文昭有儀禮詳校金氏曰

追有儀禮經注疏正譌而阮氏元徧校十三經注疏於儀禮尤詳集諸本異同以唐石經宋嚴州本注景德本疏爲主綜核諸家校勘以阮氏爲宗解誼以胡氏爲備但阮書有校讐而無發正胡書士昏及鄉飲以下四篇未成餘亦大純不免小疵元弼不揆禱昧讚而辨之作禮經校釋

禮經各家撰述要略

鄭氏禮注 詳明例又陳氏澧曰以漢儒經學之盛而注儀禮者自后蒼曲臺記之後惟鄭君一人蓋羣儒無能爲此者馬季長亦但注喪服而已元時敖君

善作集說其自序云此書舊有鄭康成注然其閒疵多而醇少予今輒刪其不合於經者而存其不謬者澧案士冠禮筮於廟門集說刪去鄭注不於堂者嫌著之靈由廟神二句而云繼公謂必于門者明其求於外神也此刪鄭注而竊其意以爲己說然則鄭注合耶不合耶謬耶不謬耶其自序又云或曰此十七篇豈其本數但如是而已乎抑或有亡逸而不具者乎曰是不可知也但以經文與其禮之類攷之恐其篇數本不止此也此竟似未見漢藝文志所云禮古經多三十九篇者且藝文志此經賈疏亦載之而亦

未見耶如是而輕詆鄭注多見其不知量也

賈氏儀禮疏 詳明例

張氏淳儀禮識誤

凡諸家書可緩讀者低一格書之其不當讀者不錄

詳

下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

按朱子嘗草疏乞修三禮疏

曰臣聞之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

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爲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爲闕也故臣頃在山林嘗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略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

閱無人抄寫久之未成會蒙除用學徒分散遂不能就而鍾律之制則亡友閒亦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考別爲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欲望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秘書省關借禮樂諸書自行招致舊日學徒十餘人與之居處令其編類以興起廢墜垂之永久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爲聖朝制作之助則斯文幸甚 陳氏澧曰朱子通解之書純是漢唐注疏之學卽以士冠禮一篇言之筮人還東面旅占疏曰少牢大夫禮亦云三人占通解云今案少牢禮無此文乃宿賓鄭注其不宿者爲眾賓或悉來

或否釋文爲于僞反疏曰云不宿者爲眾賓或來或否者此決正賓與贊冠者戒而又宿不得不來也通解云鄭注本謂正賓或時不來則將不得成禮故雖已戒而又宿之欲其必來其非正賓則不更宿蓋但使爲眾賓雖不悉來亦無闕事也疏與音皆非是爲只合作如字讀賓字句絕水在洗東鄭注水器尊卑皆用金罍及大小異通解云今詳注文罍下及字恐誤爵韞鄭注士皆爵韞爲韞其爵同通解云其爵同三字未詳元端黑履素積白履爵弁纁履通解云經旣不言履所陳處注疏亦無明文疑亦在房中故旣

加冠而適房改服卽得并易履而出也但不知的在何處疑服旣北上則或各在其裳之南也兄弟畢袵元鄭注袵同也古文袵爲均也通解云今案袵古文作均而鄭注訓同漢書字亦作均則是當從均均爲是矣但疏乃云當讀如左傳均服振振一也則未知其以袵字爲均耶抑以袵音爲振也集韻又釋均爲戎服偏袷今亦未詳其義姑記此以俟知者贊者立于房中西面南上通解云贊者西面則負墉而在將冠者之東矣主人之贊者筵于東序少北西面將冠者出房南面鄭注南面立于房外之西待賓命疏曰

知在房外之西者以房外之東南當阼階故也通解
云今案此疏則阼階切近東序之西正當房戶之東
壁矣澧案此諸條有補疏者有駁疏者有校勘者有
似繪圖者與近儒經學考訂之書無異近儒之經學
考訂正是朱子家法也 案朱子喪祭二禮未成黃
氏幹楊氏復續之

李氏如圭儀禮集釋 胡氏培翬曰此書全錄鄭注
而博采經傳爲釋以相證明蓋注疏以後釋儀禮全
經者此爲第一書矣惜元明兩代習此經者少遂至
亡佚

國朝乾隆中從永樂大典錄出其十五篇尙完全無恙
唯闕鄉射大射二篇錄是書者以宋本經注補之
武英殿聚珍板印以行世任校讐者爲戴庶常震所附
案語亦多精覈 按此書多取賈疏義而損益之使
文從字順胡氏正義采錄略備

張氏爾歧儀禮鄭注句讀 自序曰在昔周公制禮
用致太平據當時施於朝廷鄉國者勒爲典籍與天
下共守之其大體爲周官其詳節備文則爲儀禮周
德旣衰列國異政典籍散亡獨魯號秉禮遺文尙在
孔子以大聖生乎其地得其書而學焉與門弟子修

其儀定其文無所失墜子思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
文武孔子亦自謂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文王
既沒文不在茲乎竝謂此也秦氏任刑廢禮此書遂
熄漢初高堂生傳儀禮十七篇武帝時有李氏得周
官五篇河閒獻王以考工補冬官共成六篇奏之後
復得古經五十六篇於魯淹中其中十七篇與高堂
生所傳同餘三十九篇無師說後遂逸漢志所載傳
禮者十三家其所發明皆周官及此十七篇之旨也
十三家獨小戴大顯近代列於經以取士而二禮反
日微蓋先儒於周官疑信各半而儀禮則甚其難讀

故也夫疑周官者尙以新莽荆國爲口實儀禮則周公之所定孔子之所述當時聖君賢相士君子之所遵行可斷然不疑者而以難讀廢可乎愚三十許時以其周孔手澤慕而欲讀之讀莫能通旁無師友可以質問偶於眾中言及或阻且笑之聞有朱子經傳通解無從得其傳本坊刻者注解詁之類皆無所是正且多謬誤所守者惟鄭注賈疏而已注文古質而疏說又漫衍皆不易了讀不數緡輒罷去至庚戌歲愚年五十九矣勉讀六閱月乃克卒業焉於是取經與注章分之定其句讀疏則節錄其要取足明注而

止或偶有一得亦附於末以便省覽且欲公之同志
俾世之讀是書者或少省心目之力不至如愚之屢
讀屢止久而始通也互詳明例案此書分章極細按語
亦多精確經注讀本莫此爲善吳氏廷華章句有經
無注其自爲說多謬若但讀經文則可

江氏永禮書綱目 自序曰禮樂全經廢缺久矣今
其存者唯儀禮十七篇乃禮之本經所謂周監二代
郁郁乎文者此其儀法度數之略也周禮爲諸司職
掌非經曲正篇此語未允又逸其冬官蓋周公草創未就
之書禮記四十九篇則羣儒所記錄或雜以秦漢氏

之言純駁不一其冠昏等義則儀禮之義疏耳自三
禮而外殘篇逸義亦或頗見於他經論語孟子爾雅
春秋內外傳大戴等書諸子則管子荀况漢儒則伏
生賈誼劉向班固之徒亦能記其一二然皆紛綸散
出無統紀至於聲律器數則又絕無完篇樂記但能
言其義已失其數矣夫禮樂之全雖不可復見然以
周禮大宗伯考之禮之大綱有五吉凶賓軍嘉皆有
其目其他通論制度之事與夫雜記威儀之細者尙
不在此數樂則統於大司樂律同度數鏗鏘鼓舞亦
必別有一經與禮相輔竊意制作之初當如儀禮之

例事別爲篇綱以統目首尾偕貫條理秩然所謂曲禮三千者此也散佚之餘儀禮正篇猶存二戴之記者如投壺奔喪遷廟鬯廟之類已不可多覩其他或一篇雜錄吉凶一事散見彼此又或殷周異制紀載互殊學者末由觀其聚則亦不能會其通夫禮樂之全已病其闕略而存者又病其紛紊此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所爲作也朱子之書以儀禮爲經以周官戴記及諸經史雜書輔之其所自編者曰家禮曰鄉禮曰學禮曰邦國禮曰王朝禮而喪祭二禮屬之勉齋黃氏其篇類之法因事而立篇目分章以附傳記宏

網細目於是燦然秦漢而下未有此書也顧朱子之書修於晚歲前後體例亦頗不一王朝禮編自眾手節目闊疏且未入疏義黃氏之書喪禮固詳密亦間有漏落祭禮未及精專修改較喪禮疏密不倫信齋楊氏有祭禮通解議論詳瞻而編類亦有未精者蓋纂述若斯之難也永竊謂是書規模極大條理極密當別立門目以統之更爲凡例以定之蓋哀集經傳欲其該備而無遺釐析篇章欲其有條而不紊尊經之意當以朱子爲宗排纂之法當以黃氏喪禮爲式竊不自揆爲之增損彙括以成此編其門凡八曰嘉

禮十九篇十篇曰賓禮五卷曰凶禮十七篇曰吉禮十五篇

四皆因儀禮所有者而附益之曰軍禮五篇曰通禮五卷

二十八篇六篇曰曲禮五卷今按曲禮之名未當詳解紛皆補儀禮之

所不備樂一門居後六篇總百單六篇八十有五卷

並首三卷共八十八卷凡三代以前禮樂制度散見

經傳雜書者蒐羅略備而篇章次第較通解尤詳密

焉屢易藁而書成姑繕寫本文及舊注一通名曰禮

書綱目若夫賈孔諸家之疏與後儒考正之說文字

繁多力不能寫且以俟諸異日嗚呼禮樂之書精微

廣大前賢勤勤補綴具有深旨末學何敢與知願敢

以其謏陋之識輒改已成之緒蓋欲卒朱子之志成
禮樂之完書雖僭妄有不辭也世之君子取通解正
續三書參之是編考其本末究其離合異同之故或
亦諒永之心也夫

儀禮釋例 止釋衣服一類蓋未成之書

儀禮釋宮增注 考正詳備惟東房西室發一大
疑尙未確當

沈氏彤儀禮小疏 止釋冠昏公食喪服士喪既
夕數篇雖不能一宗鄭注而考覈精處自不可及
當分別觀之

廬氏文昭儀禮詳校 校勘甚詳惜多引諸家解

經誤說

褚氏寅亮儀禮管見 錢氏大昕序曰三禮之有鄭注所謂縣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宋儒說經好爲新說棄古注如土苴獨儀禮爲樸學空談義理者無從措辭而朱晦菴黃勉齋楊信齋諸大儒又崇信之故鄭氏專門之學未爲異義所汨至元吳興敖君善出乃詆爲疵多醕少其所撰集說雖云采先儒之言其實自注疏而外皆自逞私意非有所依據也然自敖氏之說興學者厭注疏之繁而樂其易曉往往舍古訓

而從之近儒方侍郎苞沈徵士彤亦頗稱其善予雖不敢以爲然而所得膚淺閒有駁正厘百之一二耳同年友褚君鶴侶於經學最深持論最平從事禮經者幾三十年乃確然知鄭義之必可從而敖說之無所據嘗謂予曰君善意似不在解經而專與鄭立異特其言含而不露若無意於排擊者是以入其元中而不悟至于說有不通甚且改竄經文以曲就其義不幾于無忌憚乎予益拊掌歎服以爲篤論然未得讀其全藁也鶴侶沒後仲子鳴臧始出其儀禮管見稿本將付諸梓而屬予序之披讀再四乃知鶴侶用

心之細密卽如鄉飲酒記若有北面者東上敖改東爲西鶴侶辨之曰注明言統于門門在東則不得以西爲上也鄉射記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於豐上降袒執弓反位敖以袒執弓句爲衍鶴侶辨之曰勝者之弟子卽射賓中年少者以是勝黨故袒執弓非衍文也燕禮媵觶於賓敖改觶爲觶鶴侶辨之曰凡獻以爵者酬以觶燕禮辟正主獻旣不以爵則酬亦不以觶矣安可破觶爲觶乎大射儀以耦左還上射于左敖依鄉射改爲于右鶴侶辨之曰上射位在北下射位在南鄉射大射所同但鄉射位在福

西從楅向西則北爲右大射次在楅東從楅向東則北爲左敖比而同之昧於東西之別矣喪服記公子爲其妻縗冠敖改縗爲練鶴侶辨之曰練冠之紕亦緣以縗故閒傳云練冠縗緣就其質言之曰練冠就其紕言之曰縗冠母重故言其質妻輕故言其紕非有二也士虞禮明齊醕酒敖以醕酒爲衍文鶴侶辨之曰注明言有酒無醴據下文普薦醕酒亦專言酒不及醴豈得妄解明齊爲醴輒刪經文乎特性饋食禮三拜眾賓眾賓答再拜敖改再爲一鶴侶辨之曰鄉飲酒眾賓答一拜者大夫爲主人也有司徹之答

一拜者大夫爲祭主也此士禮安得以彼相例乎皆
貫串全經疏通證明雖好辨者莫能置其喙夫經與
注相輔而行破注者荒經之漸也敖書今雖未大行
然實事求是之儒少而喜新趨便之士多不亟辭而
闕之恐有視鄭學爲可取而代者而成周制作之精
意益以茫昧則是編洵中流之砥柱矣夫

胡氏匡衷儀禮釋官

詳明例

凌氏廷堪禮經釋例

詳明例

阮氏元儀禮校勘記 自序曰儀禮最爲難讀昔顧
炎武以唐石刻九經校明監本惟儀禮譌脫尤甚經

文且然况注疏乎賈疏文筆冗蔓詞意鬱轡不若孔氏五經正義之條暢傳寫者不得其意脫文誤句往往有之宋世注疏各爲一書疏自咸平校勘之後更無別本誤謬相沿迄今已無從一一釐正朱子作通解於疏之文義未安者多爲刪潤在朱子自成一家之書未爲不可而明之刻注疏者一切惟通解之從遂盡失賈氏之舊

臣於儀禮注疏舊有校本奉

旨充石經校勘官曾校經文上石今合諸本屬德清賈生徐養原詳列異同

臣

復定其是非大約經注則

以唐石經及宋嚴州單注本爲主疏則以宋單行本

爲主參以釋文識誤諸書於以正明刻之譌雖未克盡得鄭賈面目亦庶還唐宋之舊觀鄭注疊古今文最爲詳覈語助多寡靡不悉紀今校是經寧詳毋略用鄭氏家法也

引據各本目錄

唐石經明王堯惠補缺案此刻自五季以來名儒俱不窺之不特張洎李如圭諸人生於南宋固不及見卽教繼公當元一統之時亦未嘗過而問焉至國朝顧炎武張爾岐始取以按監本多所是正宋嚴州單注本宋本之最佳者張洎所據卽此本也簡端今據以采入今案此本後黃氏丕烈影寫重刊行於世翻刻宋單注本明徐姓翻刻於嘉靖時祖嚴本而稍異記中凡與嚴州本及鍾人傑本合

者則備
徐本

明鍾人傑單注本

全同徐本其偶異
者是失於讎按耳

明永懷堂單注本

全與闕刻
注疏本同

宋單疏本

此北宋時咸平景德間所校勘開雕者也
注疏合刻起於南北宋之間惟儀禮又在

後朱子自述通解云前賢嘗苦儀禮難讀以經不分
章記不隨經而注疏各為一書故讀者不能遽曉今

訂此本盡去諸弊是朱子時注疏各為一書也馬廷
鸞曰余從敗篋中得景德中官本儀禮疏四帙正經

注語皆標起止而疏文列其下家本有監本儀禮經注
因取而附益之是馬氏時注疏猶各為一書也此本

與馬氏所見正同又按宋人各經皆以經注分附於
疏其分卷依疏之卷數如禮記注疏七十卷是也惟

儀禮以疏分附經注其分卷依經注之卷數如舊唐
書經籍注新唐書藝文志並云儀禮疏五十卷而注

疏本則分為十七卷賈公彥五十卷之本今之學者
每恨不可得見近年吳中黃丕烈家有其書每葉三

每行每行二十七字未葉列宋時諸臣官銜今併將
案此本後汪氏士鍾影寫刊行又張氏敦仁據顧氏
所校異文款式合嚴本單疏本刻注疏單疏缺

依要義補編阮刻
禮注疏即用其本

李元陽注疏本刻於閩中故稱閩本每半葉九行
每行二十一字監本毛本俱仿此

國子監注疏本明神宗時北
京國子監刊

汲古閣注疏本今按正義以此本為據記中凡云某
誤作某而不言何本者是此本獨誤

也

國朝重修國子監注疏本

經典釋文內儀禮
一卷

儀禮識誤聚珍板本宋乾道八年曾逮命張洵校刊
儀禮因為識誤三卷今刊本未見惟識誤

存其書專宗釋文意在復古然所辨或祇係偏旁
形體則六朝時俗書最多既不足據且無關語句之
異同也至其精審之處自不可沒以嚴本為據參以
監本及汴京巾箱本杭細字本又有湖北漕司本監
木初刊于廣順復校
于顯德而宋因之

儀禮集釋聚珍板本李如圭著全載鄭注微遜嚴本

儀禮經傳通解全載鄭注節錄賈疏明刻注疏多與

於其佳處不能盡依而移易刪潤之處則多據之是

取其精柏而遺其精華也又引溫本及成都石經至

喪祭二禮門人黃幹續成

抄本儀禮要義魏了翁著專錄賈疏多與單疏本合

經注雖不盡與嚴本合終勝今本亦引溫本異同

儀禮圖通志堂本與通解略同注內登今古文俱刪去

儀禮集說

通志堂本敖繼公著所載鄭注多移易點竄不足盡憑今案繼公於經文尙敢妄

改何論鄭注阮氏過而存之耳

清鑑十三經正字內儀禮二卷

據重修監本校其誤字

儀禮詳校

龐文昭著多採諸家之說記中所傳金曰追正譌卽本諸此

九經誤字

顧炎武著以唐石經正明監本又金石文字記載石經誤字

儀禮誤字

張爾岐著

石經考文提要

張氏惠言儀禮圖

詳明例

凌氏曙禮說

此書專說喪服喪禮力闢敖繼公郝

敬吳廷華程瑤田輩之謬兼及徐氏乾學盛氏世佐

秦氏蕙田金氏榜及歷代諸儒禮說禮議之說除翦
荆棘示我周行其學甚正其功甚大 凌氏學術至
正故一傳爲陳氏立作白虎通疏證沈實精博蔚爲
禮家巨觀公羊義疏雖雜引諸說未及刪裁而所自
爲說皆平實無弊使治公羊者居心皆能如此何至
有非聖無法犯上作亂之禍哉天下治亂繫乎人心
人心邪正本乎學術故術不可不慎也

胡氏培翬儀禮正義 羅氏惇衍序曰續溪戶部胡
先生夙承家學邃精三禮以儀禮經爲周公作有殘
闕而無僞託鄭注而後惟唐賈氏公彥疏盛行而賈

疏或解經而違經旨或申注而失注意因參稽眾說
覃精研思積四十餘年成正義若干卷先生自述其
例有四曰補注補鄭君注所未備也曰申注申鄭君
注義也曰附注近儒所說雖異鄭旨義可旁通附而
存之廣異聞祛專己也曰訂注鄭君注義偶有違失
詳爲辨正別是非明折衷也夫禮者履也禮者體也
使人約其心於登降揖讓進退酬酢之間目以處義
足以步目考中度衷昭明物則以是觀其容而知其
心卽其敬惰以考其吉凶之故春秋所記其應如響
故先王所以教君子所以履莫不於是盡心焉顧羸

秦滅學而後高堂生傳禮十七篇五傳而有大小戴
慶氏三家之學其時雖竝置博士而范史所紀儒林
未有顯者賴康成鄭君本小戴之學又校以古經爲
鄭氏學而是經以明宜其爲百代師表也然自是鄭
注孤行雖有荀崧宜置博士之請而爲其學者絕少
自王肅沈重黃慶李孟慙而外如袁準孔倫十數家
大都專解喪服而已故賈氏竝疏二禮而儀禮不逮
周禮之該洽卽儀禮一經而眾篇亦不逮喪服之該
洽觀其自序稱喪服南北章疏甚多其解全經惟取
裁黃李二家則其詳略之殊致亦以所本者多寡不

同歟

案此不盡然周禮說制度非博引羣籍不明儀禮詳儀節當文自明至喪服一篇精微廣大六

朝禮議異說最多自不能不致其詳喪服詳於餘篇周禮詳於儀禮鄭君已然凡說禮者無不然不獨賈

氏况自高堂生推士禮以合之天子後儒雖錯綜全

經旁推午貫而先王制禮貴多貴少主減進文精意

所存有非一端可例則卽鄭注以考經文亦不免偶

有歧合之殊

案鄭君去聖未遠不免有歧合之殊更歷千載豈反能有合無歧勢必并鄭所

不歧者而

歧之矣而疏家例取專門卽有違失必爲曲解又

所申釋必取經注正文彼此殊科或亦彊爲比傅則

其解經而反違經旨申注而并失注義亦勢所必然

曷若無所依違期於大通哉雖然三代以上典物具

存服其服則帶裳韠舄之異等易明也履其地則堂
室奧阼之殊方易識也接其人則南鄉北鄉東面西
面之異位易辨也舉其器則几席筐篚尊俎觶觴之
彝制易考也故其時君子務察位稱之義而器數則
有司存三代以後卽鄭君去古未遠而先王法物已
罕有知者故其注禮時卽漢制以相譬況及賈疏時
則并漢制亦多有不能知者況其更厯千載乎是非
旁搜博攷神與古會念釋所在回翔反覆卽器數以
考誼理之存使精融形釋若親接古人而與之進退
酬酢於其閒亦安能挾經之心析異同之見以折衷

一是哉余於茲識先生爲之之勤研之之久而益信其所擇者精所成者大也 禮經纂疏序曰胡氏之書融會全經旁通午貫參稽眾說擇精語詳自訓故名物儀節器數微言大義以及傳記之參錯同事相連注義之深微言不盡意莫不廣尋道意條貫科分其盡思窮神之處實能洞見本原不墜周公之遺法惜士昏鄉飲鄉射燕大射五篇未及寫定弟子楊大靖取其叢殘之稿率爾付刊脫爛錯誤至不可讀此書刊在離亂之際未及覆校或不盡楊氏之過又多引謬說而無案語蓋先生未及辨正者也又先生之疏以鄭義爲宗而旁采

各家以解經誼於後儒說之異於鄭而義似可從者
附錄之謂之附注於鄭義之深遠難見覽文如詭者
或以爲違失而訂之謂之訂注夫注本以解經治經
爲經也非爲注也苟後人之說果是鄭君之說果未
是何必唯鄭之從且從善服義者君子之心也屈經
以就傳學者之惑也鄭君之意在經義之明不在已
說之申苟其說果有未合于經者方深望後人之彌
縫其闕而匡救其違又何必反爲之曲護然今就先
生所訂所附一一考之多與經不合附旣不必附而
訂又非所訂蓋鄭君時去古未遠師傳未失邪說未

興先秦傳記曲臺石渠劉氏五經通義許君異義盧氏三禮解詁等書完然具存足以取證而又重之以上哲之姿純賢之德博極淵深之學沈靜精妙之思神與古會心與道一宜其囊括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確得乎先聖之元意非後儒所可輕議也若賈氏之書誠不能無誤然誤者十之二不誤者猶十之八皆平實精確得經注本意蓋承爲鄭學者相傳古義非賈氏一人之私言特唐中葉後治此經者鮮故其文衍脫誤錯多非其舊學者當依文剖裂以雪其誣不得遂以爲非李氏如圭張氏爾歧取

其文而刪節之飲水思源義固猶賈義也 今案賈疏是處多胡疏精處多不可偏廢

鄭氏珍儀禮私箋 道咸之間世運漸變而學者之心術先變小有才未聞道之徒懷悖禮廢學之心而巧爲飾智驚愚之計利西漢經師佚說無多可以開不說學之方便於是棄東漢而言西漢利公羊家有爲爲之之說有所謂素王改制黜周王魯者可以爲不奉法之藉口

公羊家此說乃漢人尊漢之言所謂素王所謂王魯皆以託漢天子詳公

羊說於是盡棄六藝而專言公羊六藝中周禮左傳文尤繁博排之尤力西漢經師之書有詩毛傳完具平

正則斥以爲僞鄭君東漢人詩箋禮注完然具存其書非旬日所可勦襲且必讀疏乃明其言又循循然皆有法度大不便於彼所圖於是羣起而攻欲滅去其學蓋鄭學廢而後六經可廢鄭學廢則六經皆無其本定解唐宋人說彼固以爲不足道六經可任其去取革易矣六經廢則聖人之道三綱五常皆可廢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其智奸於諸侯去籍其禍烈於暴秦焚書邪說橫流不數十年賊民遂興履霜堅冰非一朝一夕之故溯厥由來乃程氏瑤田金氏鶚輩實階之厲金鶚淺妄不足責程氏通儒也以慎修爲之師以東原爲之友立身不苟見道

亦深豈不知鄭義之不可妄易而乃爲奪席之謀肆
違心之論作者工創物小記以奪鄭君典章制度之
學作喪服文足徵記以奪鄭君微言大義之學在彼
固不料異日流禍之至於此而攻擊之習自此而開
學者之心蹙然不靖矣同時諸老師未及糾駁其後
凌氏廷堪凌氏曙胡氏培塿張氏履相繼有所駁正
張書據胡氏正義引而子尹先生精思力學其輪輿
原書未見故不著錄私箋義據通深剖裂至當雖程氏復起無可置辨儀
禮私箋喪服篇亦力斥程謬雖其謂姑姊妹無在室
服及庶孫中殤不從鄭讀猶爲百密一疏而除此等

數事之外無一條不精有功聖經有功世道正義而後斷推此書矣

曹元弼禮經校釋 此書專爲學者通疏文達注意解經有所適從而作蓋 國朝禮家校勘以阮氏爲宗解誼以胡氏爲備但阮氏校各本異同而取本並譌則未及讀正學者於疏文仍不免隔閡難通胡氏依注解經而於注之曲尋道意迥異俗說者或反以爲違失而易之又多采妄人敖繼公郝敬說而引賈疏特少時議其非皆其千慮之失也元弼治是經有年憫賈氏之書條理詳整而剝蝕叢殘沈蘊千載平

心讀之順其上下推其本意正譌補脫乙衍改錯不下千餘處而後賈免於誣又以胡氏之書體大思精深恐小疵或累大純取其所引各說異於注者推其致誤之由駁而釋之而後經義不爲異說所淆元弼之辨正各說非敢與胡氏立異祛其疑所以堅其信糾其違所以成其美且胡氏之訂注非求勝注也於注意偶有未達耳後人苟能達其所未達固胡氏之所取也喪服一篇用功最久考核尤詳以人倫大義所在禮律之本政教之原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悉鄙情力爲申辨自惟禱昧不足紹業先儒然行遠自

通登高自卑學者苟合校勘記正義觀之經注疏之
義當無不可通矣

歷代用禮功效

劉子政戰國策序曰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
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絃歌移風之化敘
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信篤之行
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措四十餘年遠方
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
雖有衰德其綱紀尙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
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霸之起尊事周室五霸之

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詠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平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 史記儒林傳序曰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行政由強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千七十

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

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

王法周文
武之法中

庸所謂憲章文武孟子所謂春秋天子之事也春秋

始平隱東遷以前王法秉乎天子東遷以後王法存

乎春秋尊周室貶吳楚賞善罰惡討亂臣賊子使文

武之道粲然分明夫是之謂以春秋當王法絕不如

公羊家依託之說

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

卒後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大者爲師傳卿相小者

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

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

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

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

爭於戰國儒術旣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
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
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
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
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言此以明
儒者之成仁取義臨節不奪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
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
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
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
中諸儒尙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

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
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
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
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
爲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於是喟然歎興
於學 按周公孔子禮教之功如是

後漢書儒林傳序曰光武中興愛好經術建武五年
廼修起太學稽式古典簠豆干戚之容備之於列服
方領習矩步者委它乎其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
帝卽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依日月備法物之

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以望雲物
祖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
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圍橋門而觀
聽者蓋億萬計其後復爲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
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
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
平矣 論曰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
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遊庠序聚橫塾
者蓋布之於邦域矣若廼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
精廬暫建羸糧動有千百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者

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所談者仁義
所傳者聖法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
之路自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啟自
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彊之臣息其闕盜之
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者人誦先王言也下畏
逆順執也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
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盼則天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
下狼狽折扎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暨乎剝
櫟自極人神數盡然後羣英乘其運世德終其祚跡
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學之效乎

故先師垂典文褒勵學者之功篤矣不循春秋至廼
比於殺逆其將有意乎不循春秋其害如此案東

漢崇禮勸學之功如是

陳氏澧曰盧子幹云修禮者應徵有道之人若鄭元

之徒後漢書本傳然則鄭君禮學非但注解且可為朝廷

定制也袁彥伯云鄭元造次顛沛非禮不動後漢紀卷二十

九後漢書諸古書語皆掇會然則鄭君禮學非但注解

實能履而行之也孔子告顏子非禮勿動顏子請事

斯語鄭君亦非禮勿動故范武子以為仲尼之門不

能過也又曰孝經正義序云魏晉朝賢辯論時事鄭

氏諸經無不撮引

此劉知幾語見文苑英華卷七
唐會要卷七十七

案不獨魏晉爲然南北朝議禮者尤多引鄭說見諸
史及通典者不可勝舉也蓋自漢季而後篡弑相仍
攻戰日作夷狄亂中國佛老蝕聖教然而經學不衰
議禮尤重其源皆出於鄭學卽江左頗遵王肅然王
肅亦因讀鄭君書乃起而角勝耳然則自魏晉至隋
數百年斯文未喪者賴有鄭君也 案漢末而後學
者誦法鄭君鄭學在禮故六朝禮議尤精中國人倫
周孔名教賴以維持是以民之秉彝不盡汨于凶暴
淫昏之世而魏周得以用夏變夷貞觀遂以勝殘去

殺禮學之功大矣哉

陳氏又曰韓昌黎讀儀禮云考於今誠無所用禮謂此語過矣抱朴子云冠婚飲射何煩碎之甚耶好古官長時或修之至乃講試累月猶有過誤而欲以此爲生民之常事至難行也余以爲可命精學治聞之士使刪定三禮割棄不要次其源流總合其事類集以相從務令約儉無令小碎條牒各別令易案用省煩備此則至當之論也朱子云司馬氏書禮案此謂讀書儀也讀者見其節文度數之詳往往未見習行而已有望風逼怯之意又或見其堂室之廣給使之多儀物之盛

而竊自病其力之不足未有能舉而行之者也殊不知禮書之文雖多而身親試之或不過於頃刻其物雖博而亦有所謂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者今乃逆憚其難以小不備之故而反就於大不備豈不誤哉

跋三家禮範

讀儀禮以爲不可行而藉口於文之多物之

博者此說足以破之矣又曰通典云自古至周天下封建故盛朝聘之禮重賓主之儀秦皇帝蕩平九國置列郡縣易於臨統便俗適時滯儒常情非今是古禮經章句名數尤繁方今不行之典於時無用之儀空事鑽研競爲封執與夫從宜之旨不亦異乎

卷七十四

王西莊謂唐中葉經學已亂故杜佑通典多徇俗

十七

史商權

卷九十然讀儀禮者亦宜知此意十七篇中冠昏喪

祭諸篇爲要蓋古今同有之禮倍宜鑽研

今祭禮則與特牲少

牢二篇

不同今所不行者但掇其大要可矣若專治此經

則不在此論也

案陳說治禮之法是矣抑又有說

焉夫禮有本有文以言乎文則冠昏喪祭雖古今同
有之禮而魏晉以來儀法已各不同以言乎本則尊
尊親親長長賢賢男女有別忠厚敬文辭讓和睦十
七篇之大義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由則治不由則
亂何嘗一日之能廢一人之能離乎溫公朱子勤勤

修冠昏喪祭諸儀非徒以爲文也欲人因其文以得其本以正人心而厚風俗也風俗人心國所與立以南宋之弱而能多歷年所及其末造忠臣義士殺身成仁綱常萬古節義千秋歷元至明忠節尤盛雖屢經喪亂之餘而孝弟任恤之風不絕於窮鄉僻壤裂冠毀冕之行不容於婦人孺子豈非教化已行習俗已成人識君親家尊孔孟之效哉嗚呼天下之生一治一亂天之未喪斯文也漢之亡而禮教不行有鄭君以維持之唐之衰而禮學不明有溫公朱子及程張諸賢以振興之故先儒謂康成爲議禮大宗溫公

朱子則既絕復續之別子語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
鄭君之學溫公朱子之業已試之效者也孟子以無
禮無學爲賊民所由興蓋不讀書不講禮是以爲賊
然則禮學者去賊之本也禮學非有二事以禮爲政
謂之禮以禮爲教謂之學
六經所言皆禮也故經解入禮記觀六朝衰亂之可爲唐宋世風俗
之到於今忠義豪傑之士苟欲紓君父之憂開周孔
之道正人心息邪說激智勇興政藝強中國禦外患
其必自講學崇禮始乎其必自講學崇禮始乎